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三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三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【注释】①梧下：因所居之处有大梧树，所以号为大梧。先生，是对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称呼。②修：指善、美好。③佗(tuó 沓)：通“他”。

④即：通“廊”。

【译文】卫国派一名客卿去侍奉魏王，过了三年都没有被魏王召见一次。卫国的客卿对此事很担忧，就去拜见梧下先生，希望给出个主意，并许诺给梧下先生一百金。梧下先生说：“我给您想办法。”于是就去拜见魏王说：“我听说秦国发兵，但不知他们要向哪个国家发兵。秦国和魏国两国结交不友善的日子久了，这时君王只有专心之至地去侍奉秦国，再不要有其它的打算。”魏王说：“好吧。”梧下先生这才快步出去，但走到廊门又返回来说：“臣下恐怕大王就是想去侍奉秦国也已经晚了。”魏王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梧下先生说：“让别人侍奉自己都过于着急，而自己去侍奉别人就会过于缓慢。如今大王对于来侍奉自己的都不着急，如何又能急着去侍奉别人呢？”魏王说：“这个您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”梧下先生说：“卫国的客卿说：他到魏国来侍奉大王已经三年了，至今却还没有被召见。臣所以这件事知道大王是不着急的。”于是魏王就急忙召见卫国客卿。

卫嗣君病

卫嗣君病^①。富术谓殷顺且曰^②：“子听吾言也说君，勿益损也，君必善子。人生之所行，与死之心异。始君之所行于世者，食高丽也^③；所用者，縹错、挈薄也^④。群臣尽以为君轻国而好高丽，必无与君言国事者。子谓君：‘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谬。縹错主断于国，而挈薄辅之，自今以往者，公孙氏必不血食矣^⑤。’”君曰：“善。”与之相印，曰：“我死，子制之^⑥。”嗣君死，殷顺且以君令相公期^⑦，縹错、挈薄之族皆逐也。

【注释】①卫嗣君：卫平侯之子，秦五败卫侯为君。②富术、殷顺且(jū 居)：二人均是卫臣。③高：高超。丽：华美。食高丽：意指贪恋美色。也有人解为人名的。④縹错、挈薄：二者均是卫嗣君的宠臣。⑤公孙氏：卫国姓氏。⑥制之：掌权、执政。⑦公期：即公子期，卫嗣君之子。

【译文】卫嗣君病重。富术对殷顺且说：“您仔细地听我所说的话，然后再用我所说的话去劝说君王，不要把我的话任意减少或增添，君主必定会厚待您。人在活着的时候的所做所为，是同

快要死时的心情是绝然不同的。想当初君王在世上所做的是贪恋美色。所重用的是缙错、挈薄之类的宠臣。所以现在群臣们都认为卫君为贪恋美色而轻视国家，必定没有一个人同君王谈国事。所以你去就这样对君王说：“君主在天下所做的事都很不对。现在缙错在国内独断专行，而且还有挈薄在辅助他，如果这样下去，从今往后，可能公孙氏的家族就必定不能给祖宗祭血食了。”卫嗣君听了殷顺且的这些话：“你说的对。”于是就把相印交给了殷顺且，说：“我死之后，由你执掌国政。”卫嗣君死后，殷顺且就以卫嗣君的遗命出任相国辅佑公子期，而把缙错、挈薄之类的家族全被驱逐了。

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

卫嗣君时，胥靡逃之魏^①，卫赎之百金，不与，乃请以左氏^②。群臣谏曰：“以百金之地赎一胥靡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君曰：“治无小，乱无大，教化喻于民，三百之城足为治。民无廉耻，虽有十左氏，将何以用之？”

【注释】①胥靡：古代服劳役的刑徒。一种说法是刑名。此是因罪为筑城之役徒。②左氏：卫国地名，在今山东定陶县西。

【译文】卫嗣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役徒逃到了魏国，卫国用一百金赎回，魏国不答应。于是卫嗣君就请求用卫国的左氏相换。这时群臣都劝谏卫嗣君说：“用一百金和左氏来赎一个役徒，恐怕不合适吧？”卫嗣君说：“对国家的治理安定不在国小，内乱也不在国大，关键在于只要用教化来教导百姓，使他们明白事理，三百户人家的城邑可足以治理得太平。假如百姓不知廉耻，即使有十座左邑，那将有什么用呢？”

卫人迎新妇

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：“驂马，谁马也？”御曰：“借之。”新妇谓仆曰：“拊驂^①，无笞服^②。”车至门，扶，教送母曰^③：“灭灶，将失火。”入室见白，曰：“徙之牖下^④，防往来者。”主人笑之。此三言者，皆要言也，然而不免为笑者，蚤晚之时失也^⑤。

【注释】①拊：轻击。②服：指辕马。③送母：伴娘。④牖：窗。

(yǒu 有): 窗户。⑤蚤: 通“早”。

【译文】卫国有一家迎接新媳妇,新媳妇上车之后,问道:“这两边的马是谁家的马?”车夫说:“是借的。”新媳妇就对驾车的人说:“赶车的时候,轻打两边的马,不要打中间的辕马。”坐车到了夫家门口,新媳妇由人扶着下车时,新媳妇又对伴娘说要把炉灶的火熄灭,否则将来会失火的。走进房门看到地上的石臼,说:“把这个石臼搬到外面窗户下面去,它妨碍来往人走路。”主人都觉得很可笑。新媳妇这三句话,都是很重要的话,但它却免不了被人们嘲笑的原因,在于新媳妇说话的时机不对。

中山策

魏文侯欲残中山

魏文侯欲残中山^①。常庄谈谓赵襄子曰^②:“魏并中山,必无赵矣^③。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^④,因封之中山,是中山复立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魏文侯:魏国创立者,名期,公元前445年~前396年在位。中山:指中山国,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,战国时称中山,活动中心在今河北定县。②常庄谈:赵襄子的家臣,姓常庄,名谈。③必无赵:意思是说魏兼并中山之后,必灭赵国。④公子倾:魏文侯之女。

【译文】魏文侯想灭掉中山国。常庄谈对赵襄子说:“魏国如果吞并了中山国,那必定不会有我们赵国的存在。您为什么不去求娶魏文侯的女儿做为您的正妻,把她封在中山,这样中山国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”

犀首立五王

犀首立五王^①,而中山后持。齐谓赵、魏曰:“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,愿与大国伐之,以废其王。”中山闻之大恐,召张登而告之曰^②:“寡人且王,齐谓赵、魏曰,羞与寡人并为王,而欲伐寡人。恐亡其国,不在索王,非子莫能吾救。”登对曰:“君为臣多车重币,臣请见田婴^③。”中山君遣之齐,见婴子曰:“臣闻君欲度中山

之王，将与赵、魏伐之，过矣。以中山之小而三国伐之，中山虽益废王^④，犹且听也。且中山恐，必为赵、魏废其王而务附焉，是君为赵、魏驱羊也非齐之利也，岂若中山废其王而事齐哉？”

【注释】①犀首：即公孙衍。五王：赵、魏、燕、中山、齐。立五王：即立以上五国。国君为王。②张登：中山臣。③田婴：即薛公，号靖郭君，当时为齐相国。④益废王：超过废王号的祸患。

【译文】公孙衍拥立齐、赵、魏、燕、中山五国国君为王，其中中山国君是最后被推立的。这时齐王对赵、魏两国说：“寡人对与中山君并立为王感到耻辱，我希望和您们一道讨伐他，废掉他的王号。”中山君听说之后，大为惊恐，于是召见张登说：“寡人就要称王了，但齐王对赵、魏两国说，他与我一起称王感到耻辱，想要和他们一道讨伐寡人。寡人只是害怕国家灭亡，倒不在乎要那个王号。除了您没人能救我。”张登对中山君说：“请给我多备些车辆和丰厚的礼物，臣下请求去拜见齐相田婴。”于是中山君就派张登到齐国去。张登拜见田婴时说：“臣下听说齐国想要废掉中山君的王号，准备同赵、魏两国讨伐中山，这样干是错的。以中山那样小的国家却要三个国家去讨伐它，中山即使受到比废王号更大的打击，还是会听从的。再说中山君很害怕，必定会因为赵、魏两国废其王号而依附于他们，这就好像您们为赵、魏两国赶羊，并非对齐国有什么利，哪能赶得上让中山自己废掉自己的王号来侍奉齐国呢？”

田婴曰：“奈何？”张登曰：“今君召中山，与之遇而许之王^①，中山必喜而绝赵、魏，赵、魏怒而攻中山，中山急而为君难其王^②，则中山必恐，为君废王事齐。彼患亡其国，是君废其王而立其国^③，贤于为赵、魏驱羊也。”田婴曰：“诺。”张丑曰^④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，同欲者相憎，同忧者相亲。今五国相与王也，负海不与焉^⑤，此是欲皆在为王，而忧在负海。今召中山，与之遇而许之王，是夺四国而益负海也。致中山而塞四国，四国寒心。必先与之王而故亲之，是君临中山而失四国也。且张登之为人也，善以微计荐中山之君久矣^⑥，难信以为利。”田婴不听，果召中山君而许之王。张登谓赵、魏曰：“齐欲伐河东^⑦。何以知之？齐羞与中山并为王甚矣，今召中山，与之遇而许之王，是欲用其兵也，岂若令大国先与之王以止其遇哉？赵、魏许诺，果与中山王而亲之。中山果绝

齐而从赵、魏。

【注释】①遇：会面，会晤。②难其王：不愿与其称王。其指中山。③立：此字姚本作“亡”，鲍本作“立”。④张丑：齐国臣。⑤负海：指齐国。⑥荐：进献。⑦河东：地区，属赵、魏两国。

【译文】田婴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张登说：“现在您应召见中山君，与他见面并允许他称王。这样中山君一定很高兴，就与赵、魏两国绝交。赵、魏两国在愤怒之下，就会攻打中山国，中山国形势紧急就知道各国国君不愿同他一道称王，这时中山君必定很恐惧，自然就会自己废掉王号去侍奉齐国。他担心自己的国家被消灭，这个时候他废掉了自己的王号而保存了中山国，这总比为赵、魏两国驱赶羊好得多。”田婴说“好吧。”张丑说“不可以，据我所知，有同样欲望的是相互憎恨的，有同样忧患的是相互亲近的。如今五国相互称王，只有齐国不愿意中山为王，这就是说，各国的欲望都在称王上，而担忧的只是齐国干预。如今您召见中山君，与他会晤并允许他称王，这就是剥夺了四国的权利而使齐国获益。得到了中山国的邦交而自己又堵塞了与其它四国的关系，四国会感到寒心。你如果一定要先让中山与齐国称王，故意同中山国亲，是您为了亲近中山而失去了四国。而且您也知道张登的为人，是善于以小计谋进献给中山君，这为时已久了，难以相信张登会给我们齐国带来什么好处。”但是田婴不听张丑的，果然召见中山君允许他称王。张登这时对赵、魏两国说：“齐国想伐您们的河东。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齐国对于与中山君并立为王感到很耻辱，如今却召见中山君，与他会面并允许他称王，这就是想征用中山国的兵。与其那样，那还不如您们先让中山君称王以阻止中山君与齐国的会晤。赵、魏两国答应了，果然与中山君一同称王，并和中山国表示亲近。中山国果果断绝了和齐国的关系，去服从赵、魏两国。”

中山与燕赵为王

中山与燕、赵为王，齐闭关不通中山使，其言曰：“我万乘之国也，中山千乘之国也，何倖名于我^①？”欲割平邑以赂燕、赵^②，出兵以攻中山。蓝诸君患之^③。张登谓蓝诸君曰：“公何患于齐？”蓝诸君曰“齐强，万乘之国，耻与中山倖名，不倖割地以赂燕、赵^④，

出兵以攻中山。燕、赵好倍而贪地^⑤，吾恐其不吾据也。大者危国，次者废王，奈何吾弗患也？”张登曰：“请令燕、赵固辅中山而成其王，事遂定，公欲之乎？”蓝诸君曰：“此所欲也。”曰：“请以公为齐王，而登试说公，可，乃行之。”蓝诸君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

【注释】①侔(móu 眸)：相等，等同。②平邑：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。原属赵国，当时属齐国。③蓝诸君：中山国相国。④不憚：即不惜，不顾。⑤倍：通“背”，指背约。

【译文】中山君与赵、魏两国准备同时称王，但齐国封锁关塞，不准中山使臣通过，并对外声称：“我们齐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，而中山国则是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，中山国怎么有资格和我们齐国的名位相等呢？”齐国相割让平邑来贿赂燕国和赵国，让他们出兵攻打中山国。蓝诸君对此很忧虑。张登对蓝诸君说：“您为什么对齐国那么忧虑呢？”蓝诸君说：“齐国是个强国，他拥有万辆兵车，他们耻于与中山国齐名，从而不惜割地去贿赂燕国和赵国，使他们出兵攻打中山国。而燕、赵两国呢，又都好背信弃义，贪求土地。我恐怕他们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。如果往大的说我们国家会危机，往小的话我的王号将被废除，这怎么不使我忧虑呢？”张登说：“请让我使燕、赵两国帮助中山君称王，这样就会使事情平定下来，您愿意这样干吗？”蓝诸君说：“这正是我愿意干的。”张登说：“现在我请你假做齐王，而让我试着说服您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就这么办。”蓝诸君说：“很希望听一听你是如何说的。”

登曰：“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赂燕、赵，出兵以攻中山者，其实欲废中山之王也。王曰：‘然’。然则王之为费且危。夫割地以赂燕、赵，是强敌也；出兵以攻中山，首难^①也。王行二者，所求中山未必得。王如用臣之道^②，地不亏而兵不用，中山可废也^③。王必曰：‘子之道奈何？’”蓝诸君曰：“然则子之道奈何？”张登曰：“王发重使，使告中山君曰：‘寡人所以闭关不通使者，为中山之独与燕、赵为王，而寡人不与闻焉，是以隘之^④。王苟举趾以见寡人^⑤，请亦佐君。’中山恐燕、赵之不己据也^⑥，今齐之辞云‘即佐王’，中山必遁燕、赵与王相见^⑦，燕、赵闻之，怒绝之，王亦绝之，是中山孤，孤何得无废。以此说齐王，齐王听乎？”蓝诸君曰：“是则必听矣，此所以废之，何其所以存之矣^⑧？”张登曰：“此王所以

存者也。齐以是辞来，因言告燕、赵而无往，以积厚于燕、赵。燕、赵必曰：‘齐之欲割平邑以赂我者，非欲废中山之王也，徒欲以离我于中山而已亲之也。’虽百平邑，燕、赵必不受也。”蓝诸君曰：“善。”遣张登往，果以是辞来。中山因告燕、赵而不往，燕、赵果俱辅中山而使其王，事遂定。

【注释】①首难：此处指首先发动战争。②道：方法，办法。③废：指废王。④隘：阻，止，拒。⑤举趾：举足，抬脚，指轻而易举之意。⑥不已据：不助我。⑦循：逃，引伸为回避。⑧以：此字姚本没有，鲍本有。存：存王位。

【译文】张登说：“大王之所以不惜割地以贿赂燕、赵两国，让他们出兵攻打中山，其实是想废中山君的王号。大王一定会说：‘是这样。’我再接着说，如果这样的话那大王就会既破费了钱财而且还有危险。因为大王割地贿赂燕国和赵国，是增强敌人的力量，而赵兵攻打中山，这是首先挑起战祸。大王所做的这两件事，在中山所要达到和寻求的也未必能实现。大王如果用臣下的方法，既不用割地又不用一兵一卒，中山君的王号就可以废掉。大王必定会这样问：‘你的方法是怎么样的？’蓝诸君也问：‘是啊，你的方法倒底是怎么样的？’张登说：“大王派重要的使者到中山国，让他对中山君说：‘寡人所以封销关塞不让使者通过是因为中山君想要与燕、赵两国独自称王，而寡人也没有听您们谁说过这件事，因此我才封锁了关塞。如果中山君能抬脚来见寡人，请让寡人也来帮助您。这时中山君害怕燕国和赵国不帮助自己，如今齐王也传下话说：‘马上帮助中山君称王，’中山君就必定会悄悄回避燕、赵两国，而到齐国与大王相见。燕国和赵国听说以后，一定会恼怒地与中山绝交，大王此时也趁机与中山绝交。这个时候中山就孤立了，到了孤立无援这一步，王号怎么还能不废除呢？我就这样游说齐王，齐王听不听？”蓝诸君说：“这样去说齐王是一定会听信的，这是如何废掉王号的办法，那么又怎么能够保住王号呢？”张登说：“这是王号之所以能够保存的方法。如果齐王以此番话来说中山君，中山君就会把这些话传给燕、赵两国，使燕、赵两国不同齐国来来往，这就加深了中山同燕国和赵国的关系。燕、赵两国必然会这样说：‘齐国想割让平邑来贿赂我们，并不是想废掉中山君的王号，而真正是想离间我们和中山的关系以

使自己去亲近中山。’这样齐国既是割让一百个平邑，燕、赵两国也不会接受的。”蓝诸君说：“这主意太好了。”于是就派张登出使齐国，张登果然用了上面这番话说游说齐王。中山于是转告燕、赵两国，不同齐国来往，后来燕、赵两国又果然一同辅助中山君，让中山君称王，事情也就这样被平定下来了。

司马惠使赵

司马惠使赵^①，为己求相中山。公孙弘阴知之^②。中山君出，司马惠御，公孙弘参乘^③。弘曰：“为人臣，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^④，于君何如？”君曰：“吾食其肉，不以分人。”司马惠顿首于轼曰：“臣自知死至矣。”君曰：“何也？”“臣抵罪。”君曰：“行^⑤，吾知之矣。”居顷之^⑥，赵使来，为司马惠求相。中山君大疑公孙弘，公孙弘走出^⑦。

【注释】 ①司马惠(xǐ 洗)：中山国臣，曾出使赵国。鲍本“惠”作“喜”。 ②公孙弘：中山国臣。 ③参乘：陪乘一车。 ④招：求。 ⑤行：犹言：“开车”。 ⑥居顷之：待了不久。 ⑦走出：逃离。

【译文】司马惠出使赵国，让赵国为自己谋求相国的职位。公孙弘暗中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一次中山君外出，司马惠驾车，公孙弘陪中山君坐一辆车。公孙弘说：“一个作人臣子的，如果借助于大国的威势，来为自己谋求相国的职位，你认为这种人怎么样？”中山君说：“我要把他杀了，吃他的肉，还不分给别人。”司马惠即刻在车前的横木上叩头说：“臣下自知死期已到。”中山君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司马惠说：“臣下犯了死罪。”中山君说：“继续赶国上路，我知道了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赵国的使者来到中山国，为司马惠谋求相国的职位。中山君非常怀疑是公孙弘陷害司马惠，公孙弘被迫逃离国外。

司马惠三相中山

司马惠三相中山，阴简难之^①。田简谓司马惠曰^②：“赵使者来属耳^③，独不可语阴简之美乎？赵必请之，君与之，即公无内难矣。君弗与赵，公因劝君立之以为正妻，阴简之德公，无所穷矣。”果令赵请，君弗与。司马惠曰：“君弗与赵，赵王必大怒^④，大怒则

君必危矣。然则立以为妻，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。”田简自谓取使^⑤，可以为司马意，可以为阴简，可以令赵勿请也。

【注释】①阴简：中山君的姬妾。难：知，怨仇。②田简：中山臣。③属耳：探听。④赵王：指武灵王，名雍。公元前320年~318年在位。⑤自谓：自称。取使：按照这个办法去做了。

【译文】司马意三次做中山国的相国，中山君的美人阴简很忌恨他。田简对司马意说：“赵国的使臣来中山探听消息，为什么不可以把阴简的美貌给他说一说？赵王知道后就会来要她，如果君主把阴简送给赵王，那你在宫内就没有人忌恨您了。如果君主不肯把阴简送给赵王，那您就趁机劝君主立阴简为正妻，从此阴简就会对您感激不尽的。”于是司马意果真让赵国来要阴简，中山君不给。这时司马意说：“君主不肯把阴简送给赵王，赵王一定会大怒，如果赵王大怒，那君王您就一定很危险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立阴简为正妻，这样就根本没有去要人家的妻子，人家不给就怨恨人家的道理。”田简自称只有按照这个办法去做，就可以帮助司马意，可以帮助阴简，又可以使赵国没法要去阴简。

阴姬与江姬争为后

阴姬与江姬争为后^①。司马意谓阴姬公曰^②：“事成，则有土子民^③；不成，则恐无身^④。欲成之，何不见臣乎？”阴姬公稽站曰：“诚如君言，事何可豫道者^⑤。”司马意即奏书中山王曰：“臣闻弱赵强中山。”中山王悦而见之曰：“愿闻弱赵强中山之说。”司马意：“臣愿之赵，观其地形险阻，人民贫富，君臣贤不肖，商敌为资^⑥，未可豫陈也。”中山王遣之。

【注释】①阴姬：即阴简。江姬：中山的姬妾。②阴姬公：即阴姬的父亲。③有土：据有土地。子民：统治人民。④无身：亡身，意即连自己也保不住。⑤豫：预先，事先准备。⑥商：比较，商敌即对比敌我力量。

【译文】阴姬和江姬两人争做王后。司马意对阴姬的父亲说：“如果争后的事情成功，就能拥有土地，统治百姓，如果不能成功，那恐怕就自身难保。想使事情成功，为什么不来见臣下呢？”阴姬的父亲叩头说：“真像您说的那样，怎么可以事先说重重报答呢？”司马意就向中山王上奏书道：“臣下已经听说削弱赵国和强

大中山国的办法。”中山君看后很高兴地召见了他说：“我愿意听一听削弱赵国和强大中山国的办法。”司马惠说：“臣下愿意到赵国去，观察那里的地理形势、山川险阻，人民的贫富状况，以及君臣的贤明和低能，进行敌我双方的比较，不能预先陈述。”于是中山王派司马惠到赵国去。

见赵王曰：“臣闻赵，天下善为音，佳丽人之所出也。今者，臣来至境，入都邑，观人民谣俗，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者。以臣所行多矣，周流无所不通，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，不知者特以为神，力言不能及也^①。其容貌颜色固已过绝人矣，若乃其眉目准额权衡^②，犀角偃月^③，彼乃帝王之后，非诸侯之姬也。”赵王意移^④，大悦曰：“吾愿请之，何如？”司马惠曰：“臣窃见其佳丽，口不能无道尔^⑤。即欲请之，是非臣所敢议，愿王无泄也。”司马惠辞去，归报中山王曰：“赵王非贤王也。不好道德，而好声色；不好仁义，而好勇力。臣闻其乃欲请所谓阴姬者。”中山王作色不悦。司马惠曰：“赵强国也，其请之必矣^⑥。王如不与，^⑦即社稷危矣^⑧，与之，即为诸侯笑。”中山王曰：“为将奈何？”司马惠曰：“王立为后，以绝赵王之意。世无请后。虽欲得请之，邻国不与也^⑨。”中山王遂立以为后，赵王亦无请言也。

【注释】 ①力言：极力形容。 ②准：鼻子。额：鼻梁。权：两颊。衡：眉宇。 ③犀角：头形。偃月：额头。 ④意移：心意被说动，心意摇荡。 ⑤尔：同“耳”。 ⑥请：求。 ⑦不：与；不给。 ⑧即：则。 ⑨不与：不同意。

【译文】司马惠在赵国拜见赵王时说：“臣下听说赵国，是天下最善音律，多出美女的地方。如今，臣下来到境内，走进都城，观赏人民的歌谣民俗，看到人民的脸色和容貌，并没有发现多少艳丽佳人。臣下到过的地方多了，周游各国无所不去，倒真没有见到一个像中山阴姬那么美的人。不知道的，还只认为是仙女，用语言是无法表达她的美。她的容貌和颜色本来就超过了那些绝代佳人。至于说她的眉眼、鼻子、面颊、眉宇、额角、头型，那真是帝王之后的长相，绝不是诸侯的妃姬。”赵王听了这话，情转心动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我希望把她要来，您说如何？”司马惠说：“臣下私下里看她漂亮异常，所以说起来不能不称道。您既然想要她，这个可不是我敢议论的事，希望大王别把这些事露出去。”司马惠

告辞回国,回报中山王说:“赵王不是一个贤明的君王,他不喜欢道德修养,而是喜欢淫声美色;不讲求仁义,却追求暴力。臣下还听说他竟然还想要阴姬。”中山王听了这话脸色一变,很不高兴。司马意说:“赵国是个强国,赵王想要的是一定要要的。大王如果不给他,那么国家就会危险;如果大王给他,就要被各诸侯国耻笑。”中山王说:“那我可该怎么办?”司马意说:“大王立阴姬为王后,以断绝赵王的心思。世界上还没有要人家王后的道理,即使赵王想要,邻国也不会答应他的。”于是中山王就立阴姬为王后,赵王也再没有提及要阴姬的话。

主父欲伐中山

主父欲伐中山^①,使李疵观之^②。李疵曰:“可伐也。君弗攻,恐后天下。”主父曰:“何以?”对曰:“中山之君,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^③,七十家。”主父曰:“是贤君也,安可伐?”李疵曰:“不然。举士,则民务名不存本^④;朝贤,则耕者惰而战士懦。若此不亡者,未之有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主父:赵武灵王死后追称主父。②李疵:赵臣。③倾盖与车:盖,车盖,似车上的伞。指把车盖放在车里,不张车伞,以为尊贤之礼。④本:农业,古代以农为本。

【译文】赵武灵王想攻打中山国,派李疵去察看情况。李疵察看完毕回来说:“可以进攻了。君王如果现在不攻打中山,恐怕就要落在天下各诸侯国的后面了。”赵武灵王说:“为什么这样说。”李疵回答说:“中山君主坐上去掉车盖的车子去拜访住在穷街窄巷的读书人,已拜访了有七十家之多。”赵武灵王说:“这是一位贤君,怎么可以去攻打呢?”李疵说:“这话不对,因为君王举荐读书人,那么百姓就会重名利而不务本;君王拜访贤者,那么耕种的人就会懒惰,而战士就会怯懦。像这样的国家不灭亡,世上从来没有过。”

中山君飧都士

中山君飧都士大夫^①,司马子期在焉^②。羊羹不遍^③,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,说楚王伐中山^④。中山君亡^⑤,有二人挈戈而随其

后者,中山君顾谓二人:“子奚为者也^⑥?”二人对曰:“臣有父,尝饿且死,君下壶饴饵之。臣父且死,曰:‘中山有事,汝必死之’故来死君也。”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:“与不期众少,其于当厄^⑦;怨不期深浅,其于伤心。吾以一杯羊羹亡国,以一壶饴得士二人。”

【注释】①飧(xiǎng 响):用酒食招待人。都士大夫:指都城中的士大夫。②司马子期:中山人,后为楚臣。③羹(gēng 更):用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带汤的食物。不遍:即不及。④楚王:楚昭王。⑤亡:逃亡。⑥奚:何。⑦厄:困难。

【译文】中山君宴请都城中的士大夫,司马子期也在其中。由于分羊羹时没有分到他那里,于是司马子期在盛怒之下跑到了楚国,并游说楚王讨伐中山。楚国进攻中山,中山君被迫逃亡。逃亡时有两个人拿着戈紧随在他的后面,中山君回头对两个人说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那两个人回答说:“臣下的父亲,有一次快要被饿死的时候,君王曾赐壶里的食物给他吃。所以臣下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对我们说:‘假如中山君王遇到困难,你们必须要为中山君王而死。’因此我们跟着您,愿为君王效命。”中山君感慨万分而仰面长叹:“施恩不在于多少,而在于是否在最困难的时候施与;结怨不在于深浅,而在于是否伤了人心。我因为一杯羊肉羹亡了国,又因为一壶饭得两位义士。”

乐羊为魏将

乐羊为魏将^①,攻中山。其子时在中山,中山君烹之,作羹致于乐羊,乐羊食之。古今称之^②:乐羊食子以自信,明害父以求法^③。

【注释】①乐羊:一作乐阳,魏将。因功封于灵寿(今河北),子孙世代为将,乐毅是他的后代。②称之:称赞他。③害父以求法:损害父子之道来保全军法。

【译文】乐羊做魏国的将领,攻打中山。此时他的儿子正在中山,于是中山国在就把他儿子煮了,做成肉羹送到乐羊那里,乐羊竟把肉羹吃了。古往今来的人都称赞乐羊说:“乐羊以吃自己的儿子来增强自信,以向人们表明:即使有损于父子之道,也要保全军法的决心。”

昭王既息民缮兵

昭王既息民缮兵^①，复欲伐赵。武安君曰^②：“不可。”王曰：“前年国虚民饥，君不量百姓之力，求益军粮以灭赵。今寡人息民以养士，蓄积粮食，三军之俸有倍于前，而曰‘不可’，其说何也？”武安君曰：“长平之事，秦军大尅，赵军大破。秦人欢喜，赵人畏惧。秦民之死者厚葬，伤者厚养^③，劳者相飧，饮食铺饷^④，以靡其财^⑤。赵人之死者不得收^⑥，伤者不得疗，涕泣相哀，戮力同忧，耕田疾作以生其财。今王发军虽加倍其前，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。赵自长平以来，君臣忧惧，早朝晏退，卑辞重币，四面出嫁^⑦，结亲燕、魏，边好齐、楚，积虑并心，备秦为务。其国内实，其交外成，当今之时，赵未可伐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昭王：指秦昭王。缮：修补，整顿。 ②武安君：即白起。

③厚养：精心治疗。 ④铺(bǔ卜)：把食物给人吃。 ⑤靡：浪费，奢侈。 ⑥收：即棺殓。 ⑦出嫁：出访。

【译文】秦昭王在百姓得到休养生息、武器车辆得到修治之后，又想再次讨伐赵国。这时武安君说：不可以讨伐赵国。”秦王说：“前年我们国库空虚，百姓饥饿困苦，您不考虑百姓的承担能力，要求征兵征粮以严峻赵国。如今寡人让百姓休养生息来供养士兵，大量蓄积食粮，而三军将士的俸禄超过从前的一倍，而您却说：“不可以讨伐赵国”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武安君说：“长平之战，秦军大胜，赵军大败。秦国人欢喜而赵国人畏惧。秦国人死的都得到了厚葬，伤的都得到了精心治疗，战归劳苦的者备有丰盛的酒宴进行慰劳，并且得到了馈赠，耗费了他们的钱产。而赵国人死的得不到收殓，伤的得不到治疗，人们哭泣致哀，齐心合力，共同忧念国家危难、加紧耕作多生资财。如今大王另能派出超过以前一倍的兵力，臣下预料赵军的守备力量已超出以前的十倍。因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来，君臣担忧恐惧，所以早上得早上朝，晚上很晚退朝，用卑贱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，四面派出使者，与魏国和燕国结为同盟。又和齐国与楚国联盟，处心积虑，把防备秦国当作当务之急。如今的赵国国内力量充实，国外外交成功。所以今天这个时候，是不可以起兵讨伐赵国的。”

王曰：“寡人既以兴师矣。”乃使五大夫王陵将而伐赵^①。陵

战失利，亡五校^②。王欲使武安君，武安君称疾不行。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^③，责之曰：“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，拔郢、鄢^④，焚其庙，东至竟陵^⑤，楚人震恐，东徙而不敢西向。韩、魏相率，兴兵甚众，君所将之，不能半之，而与战之于伊阙^⑥，大破二国之军，流血漂卤^⑦，斩首二十四万，韩、魏以故至今称东藩。此君之功，天下莫不闻。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、八，其国虚弱，是以寡人大发军，人数倍于赵国之众，愿使君将，必欲灭之矣。君尝以寡击众，取胜如神，况以强击弱，以众击寡乎？”

【注释】①五大夫：秦国爵位名，是二十爵位中下数第九位。姚本为“五校大夫”。②五校：指部队。军营。③应侯：即范雎。应，原为太后养地，后范雎封地，称为应侯。④郢：在今湖南宜城县西南。鄢：在今湖南省江陵县北部。⑤竟陵：楚邑在今湖北天门县。⑥伊阙：韩邑，山名，即龙门山，在今河南洛阳西南部。⑦卤：通“櫓”，即大盾牌。

【译文】秦昭王说：“寡人已经动员要发兵了。”于是就派五大夫王陵为将讨伐赵。结果王陵战败，部队失散。秦昭王想派武安君出战，可是武安君称病大出战。于是秦昭王派应侯去看武安君，代秦王责备他说：“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，士兵百万，您从前率凡万人马攻入楚国，攻占了郢、鄢两地。焚毁楚王的宗庙，东面一直打到竟陵，使楚人惊恐万分，只好向东迁徙，而不敢在西面继续抵抗。韩国和魏国相从发兵，动用兵力非常多，而您所率领的军队，还不到韩、魏两国兵力的一半，可是在伊阙双方交战，将军竟大破两军队，血流成河能漂櫓，斩首二十四万，韩国和魏国因此原因至今仍然对秦国自称东藩。将军的这个功劳，天下各诸侯国没有人不知道。如今赵国士兵死于长平之战的人居十分七、八，所以他们的国家虚弱，也正因为如此寡人才大举发兵，人数超过赵国军队的好几倍，希望派你为将，这是必定能够消灭赵国的。您以前曾以少胜多，取得胜利就像神兵一样，何况现在是以强击弱，以多击少呢？”

武安君曰：“是时楚王恃其国大^①，不恤其政^②，而群臣相妒以功，谄谀用事，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，城池不修，既无良臣，又无守备，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，多倍城邑^③，发梁焚舟以专民心^④，掠于郊野以足军食^⑤。当此之时，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，将帅为父母，不约而亲，不谋而信，一心同功，死不旋踵^⑥。楚人自战其地，咸顾

其家^⑦，各有散心，莫有斗志，是以能有功也。伊阙之战，韩孤顾魏，不欲先用其众。魏恃韩之锐，欲推以为锋。二军争便之力不同，是以臣得设疑兵以待韩阵，专军并锐，触魏之不意^⑧。魏军既败，韩军自溃，乘胜逐北，以是之故能立功。皆计利形势，自然之理，何神之有哉！今秦破赵军于长平，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，畏而释之，使得耕稼以益蓄积，养孤长幼以益其众，缮治兵甲以益其强，增城浚池以益其固，主折节以下其臣，臣推体以下死士^⑨。至于平原君之属，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。臣人一心，上下同力，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^⑩，以今伐之^⑪，赵必固守。挑其军战，必不肯出。围其国都，必不可尅。攻其列城，必未可拔。掠其郊野，必无所得。兵出无功，诸侯出心，外救必至。臣见其害，未睹其利。又病。未能行。”

【注释】①楚王：指顷襄王。②恤：担忧、忧虑。③倍：增加、增多。④发梁：折断桥梁。发梁焚舟：意即“破斧沉舟”。心：此字姚本为“以字。”⑤掠：夺取。⑥踵：脚后跟，至不旋踵：即死而不回头。⑦咸：皆。⑧触：即冲击。⑨推体：犹言委身，把自身交给他人。⑩勾践：春秋末年越国君位。会稽：山名，在今浙江绍兴东南部。勾践困于会稽：指吴王夫差把勾践拘押在会稽山。⑪今：此字姚本作合。鲍本、冈本、畿辅本作“今”。

【译文】武安君说：“当时楚王依仗自己国家强大因而就不理朝政，群臣之间互相嫉贤妒能，阿谀奉承者得到重用，忠臣们受到排斥和疏远，百姓离心离德，城墙和护城河得不到修治，之时的楚国既无贤能的大臣又无军事防备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率领军队深入楚国，攻占了很多城邑，我下令折断桥梁、烧掉木船以断后路使士兵们专心作战，并在郊外掠夺了许多粮食以充实军粮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秦军中的士兵以军队为家，以将帅为父母，相互间不约而同都互相亲近，不用谋策而相互信任，一心想获战功，奋勇前时死而不回头。而楚国人则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，自然都顾念各自的家室，人心分散，没有斗志，因此我才能够取得战功。伊阙之战，韩国力军势孤，而魏国又有后顾之忧，都不相先动用自己的军队。魏国依靠韩国的精锐部队，想把韩国的军队推为先锋。两国军队争夺，就使两方力量不均衡，正因为如此臣下设下疑兵与韩军对阵，另派精锐部队，乘魏军不备出其不意去冲击魏军。这